5563.7
4048
v.4

年譜
附錄

月澗先祖文集 元

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以教之人哉庠設童蒙師長諭告府文大略[illegible]
系先王動謀[illegible]名式誘掖之意[illegible]事[illegible]惻學政一新
上[illegible]是[illegible]十[illegible]大德立碑以叙之辛巳春以副
楼學[illegible]之[illegible]已[illegible]寶德以答天心嚴
內外以典[illegible]以立朝模重公論以正朝綱嚴
名實以用人才[illegible]以杜倖門[illegible]以[illegible]
設刑以[illegible]民生[illegible]以[illegible]
午拜大司諫冬以右副承旨特陞[illegible]三[illegible]天
文[illegible]禮儀道言語[illegible]先生而
不[illegible]上院御札以 賜之[illegible]

apparently

月澗先生世系圖

一世 彦林 生員

二世 惟孝 追封別將

三世 陽升 衛尉寺丞同正高麗高王三年戰死渭州

四世 元桺 儒林郎尚瑞寺直長同正

五世 英粲 儒林郎尚衣直長同正

六世 厚 初諱蕃 奉善大夫民部議郎

七世 吉 文科奉常大夫通禮門副使封興陽君

八世 舒原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九世 垠 初諱致 生員文科壯元資憲大夫司憲府大司憲 文章格力閎麗深醇

十世 壚 嘉善大夫全州府尹 蚤歲起有道歷官司憲府執義 景泰乙亥

東238027

一時詞命多出其手匪躬四朝事棻輝炳

拜南原府大治光廟賜手書褒清白府舊有生祠撰救荒政要傳于世勝覽稱㫌慶淡勁亶號洛濱享義興羅書院溪

十一世	壽川	通訓大夫司憲府執義成廟朝以遺逸
十二世	兆年	禦侮將軍行儀仗庫判官配安康盧氏系
十三世	琢	從仕郎配商山金氏學生頔女
十四世	守仁	以子埈貴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
十五世	㙉	字叔載號月澗宣廟癸卯中生員以[illegible]

被徵補蔴軍繼武女
儤績效茂
著成化七
年帶原從
功臣號配
順興安氏
參議從儉
女

配金山金授洗馬從
氏學生璉官縣監身
女配高靈墩號蒼石
申氏忠順同享王成
衛守涇女書院〇有
三子一圭
德圭身圭

十六世
一圭
司畜署司
畜

十七世
基善

十八世
慶至

十九世
增馨

二十世
禎遠
有一子坤
成病不承
祀嗣子坤
容

行遠出后

嗣遠

			在博	
			恒至	
		增英	增輝	增秀
嗣子堯稷	經遠 有一子堯喆	行遠 有二子堯春堯稷 堯稷出后	胄遠 有一子坤興	必遠 有二子坤亨坤容坤

容出后

世遠
有一子坤
宅

慶至
出后

應至
出后

在紉

應至

增枯

纘遠
有二子次
子堯弼出
后

增槁

可遠
有二子坤
順坤頊

德圭 進士 氷庫別提 贈司僕寺正				
基廣 早卒	在容 生員 文科 兵曹佐郎	在定 武科縣監 通德郎		在完
	萬至	重至		時至
	增馣	增元	增榦 進士	增昌
顯遠 嗣子坤華	漑遠 嗣子坤紀	載遠 有二子坤維坤紀 紀出后	恆遠	承遠

從仕郎
贈承旨

重至 出后

春至
贈參判

在憲 生員參奉

麟至 生員

增芳

增茂

增久

博 有一子坤

炳遠

王 有一子坤

澈遠

有二子坤
栢 坤鎭

東遠

嗣子坤相

翼遠

五 有子坤

	鳳至			龜至				龍至	武科縣監
	增命		增齡	增炫		增熡	增焜 出后	增焜	
克遠	復遠	有一子坤 永		懷遠	嗣子	震遠		穆遠	震遠 出后

采遠

身圭 生員
在中 武科縣監通德郎
昌至
增郁
墩

有一子坤元

埰

坛 出后

埏

有一子堯民

增馝
坛

有一子堯福

在崇
長至
增彬
繼遠

通仕郎
通德郎
有二子坤
重堯佐

增春
徽遠

有三子堯
臣堯賓弃

章

增寅
祖遠

增潤
祖遠出后

憲遠

有一子堯
天

綏遠

榮至
增燠
景遠

通德郎
有一子堯昌

增雨
景遠 出后

禧遠

嗣子堯協

在隆 通德郎
碩至 通德郎
增祿 文科兵曹佐郎
尚遠 有三子堯羲堯和坤相坤相出后

孝遠 出后

增沃
華遠

增億 出后

二十一世									
二十二世	在雄出后								
二十三世		宏至			禺至		亨至		
		增健			增穆		增億	增穆出后	增淑
		東城	有三子堯德堯績堯協堯協出后		孝遠	有二子堯仁堯勛	致遠		

坤峇 圖培 起宗

堯稷 智培

孝培

興培

聖培

堯喆

堯春 實培

坤輿
春培
起漢

坤亨
國培

坤宅
敬培 出后
觀培
升培 生員
鼎培

坤順	
坤項	
坤華	錫榤
	得榤
坤紀	迪培
坤維	東培

坤博 復培

坤玉

坤恒 亨培

坤鎭 亨培出后

源培

復培出后

坤相	坤五	坤永	坤元		堯民
亶培			宗培	完培	周培
埼			起滇		

堯福				坤重	堯佐	
夏培	商培	周培 出后	魯培	天培	天培 出后	廣培
				埏		

堯臣			堯賓		堯章		堯天		
健培	明培	萬培	赫培	詰培	震培		陽培	郁培	
壎									

堯昌					堯協				堯羲
時培	廣培出后	世培	尚培		命培	永培出后	壽培		克培
起寅									[illegible]

文科前正言

挺 出后

堯和 敬培 起周

堯仁 達培

述培

迪培 出后

堯勛 道培

堯德 永培

堯績 重培

月澗先生世系圖終

月澗先生年譜卷之一

皇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明宗大王十三年戊午四月十四日辛卯辰時先生生于尚州青里松鶴洞里第先生六世祖大匱公始居于尚州丹密曾祖判官公又移于青里至考承旨公遂卜居酉川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二歲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三歲

四十年辛酉先生四歲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五歲始受學聰穎記誦異凡兒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六歲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七歲○性不嬉笑言無疾遽纔識字已能屬文見者異之

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八歲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九歲 出就外傅 每受書務約不務多讀書必期精熟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先生十歲○承旨公嘗曰相父判官公儀觀豐碩凝重寡言笑之儼然兒輩氣像略似者惟㙛爲然

二年 宣祖大王元年 戊辰 先生十一歲 與昇蒼石公 埈 問業于石川金公 覺○先生有時歸省則承旨公曰豈不欲爾輩常在膝下而溺愛無敎禽犢之愛也可速往卒業也母夫人每賜以參連之劑先生服訓益惕勵

三年己巳 先生十二歲 在石川門下 先生自是悅焉孜孜不待程督而學業日進德器漸成金公大加嘉奬

四年庚午 先生十三歲 遊復齋鄭公 國成 之門

五年辛未先生十四歲遊西山閔公名汝諸閏○又之門○十

二月祖妣夫人金氏卒承旨公居喪盡禮羸毀成疾幾不能支先生夙夜侍護壹其藥餌之方

六年壬申先生十五歲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十六歲○是歲金石川與權草澗文海及諸斯文聚士王成試藝先生所製居魁諸公稱賞不已曰此子不但爲詞藻而止異日必成大器

二年甲戌先生十七歲刻苦讀書家甚窶母夫人上後山拾松子以代燈勤其課業先生與蒼石公並榻對坐勵志篤工究索五經書義貫穿諸史子集殆忘寢食

三年乙亥先生十八歲

四年丙子先生十九歲○先生謂蒼石公曰家貧親老菽水難繼吾輩不可安坐讀書遂

觀耕稼躬爨以幹家務奉養之暇不廢課學

五年丁丑 先生二十歲

六年戊寅 先生二十一歲

七年己卯 先生二十二歲

八年庚辰 先生二十三歲 夏執贄謁西厓柳先生 時柳先生牧尚州先生遂登門請敎多有所問難柳先生大加稱奬以遠到期之勉以退隱之緒自是從遊河上爲之依歸

九年辛巳 先生二十四歲 聘夫人廣州安氏 忠順衛諱守仁之女參奉子諾之孫女

十年壬午 先生二十五歲○先生雅性沉靜羣居肄業或有諠譁嬉戲於其側者若無聞

焉素不喜雜技一日於鄰友家見朋儕賭博正色責之一座皆暲眼

十一年癸未 先生二十六歲

十二年甲申 先生二十七歲 謁西厓先生於河上因留講學

十三年乙酉 先生二十八歲

十四年丙戌 先生二十九歲 春讀書山寺

十五年丁亥 先生三十歲 秋謁西厓先生於河上

十六年戊子 先生三十一歲○時蒼石公患疫癘承旨公諭令出避先生曰兄余有手足相捍之義何可捨余而獨避乎竭心救護獲遂全安先生終亦無恙

十七年己丑 先生三十二歲

十八年庚寅先生三十三歲中鄕解自是聲名藹蔚而先生每自謙退韜晦曰名藝之外自有吾人性分之學

十九年辛卯先生三十四歲與蒼石公俱中別科初試

二十年壬辰先生三十五歲四月倭奴大寇奉承旨公及母夫人避入孝谷山約同志備賊患時昇平日久倭寇猝至人心恇怯列鎭奔潰里人之無賴者假着賊衣行刼村閭先生告于衆曰不見賊而自相爲擾甚非息之道遂詣石川金公約東同志召集村兵諭以義理激以忠憤定將糾卒據險嶺以鎭之

六月十日丁考妣憂權厝于酉川道藏山時與避亂人同據鞍嶺爲拒賊計賊不意大至我軍盡潰先生奉考妣之喪並出於是日鄭愚伏經世母夫人亦遇害士大夫家遭變者甚多倡設義陣于鈷鉧潭先生與鄭愚伏相持泣曰我輩何往

矣縱不能磔賊而死忍一日偷活與讎賊共戴一天乎遂謀倡義募兵數千誓以復讎鼓以忠義衆皆出氣願死賊乃設陣于鈷鉧潭修器械給餼餉間設方略斬獲甚多士賊之刼掠村落者亦得以息○先生自遭酷禍哀毁過制柴不能保一日在人家臨食見羹中有菫屑以爲此非居喪所宜食乃却之雖在兵戈飢饉之中而執喪謹嚴如此

十二月子一圭生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與蒼石同在義陣爲賊所襲蒼皇得脫 時蒼石公猝患癨昏眩仆地謂先生曰兄身決難兩全兄可得脫以血先祀先生提手泣曰古有爭死何忍獨生遂背負蒼石上白華山行數百步許忽有二賊抽刃而前先生號天曰天若有知我輩無罪又仰山而祝曰願山靈活吾身乃彎弓迎賊冒刃奮罵聲氣俱激賊退不敢犯因負上絕頂取小便以救病乃得快全人以爲天佑至誠其後蒼石公倩工畫其蹟名曰兄身急難圖一時公卿學士多爲詩文以稱揚焉

夏自青山撤還舊

居先是流寓于青山之蟻洞來往義陣參謀兵事至是賊兵稍退故爲營襄禮始撤還故庄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八月服闋先生既除喪而追慕益切每日必晨起冠服拜家廟間三四日必省墓行先大夫先夫人襄事先生遭變於兵亂情事多所未伸三年血泣柴毀特甚奚倭奴甫退即還故里極力營辨以卒襄事時存齋郭公趍以自如丞李僕夫數十人來董士以助役冬至日祭先祖先生以兵燹之餘香火久廢命蒼石製祭文以慰祭累世先靈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三十八歲讀家禮禮記箚書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三十九歲十一月與趙黙潤靖上疏請　親征時倭賊再寇連陷湖南自上復有去邠之議先生奮然慷慨與趙黙潤抗疏請　親征而不報自洛南還西厓先生以詩贐行時西厓先生爲

國元老有尋造之勳被羣小之悁先生之入洛也首往拜之及歸西厓先生以五言二首贈之其一曰洛水寒雲起商山暮雪飛人生有此日世事足危機社志今餘幾知音古亦稀相看萬里外回首各霑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四十歲編名復讎軍先生以有私讎之故每欲一戰死賊及是自上令國中有私讎者作一徒隊以討賊賜軍號曰奮義復讎先生勇赴焉

見權都元帥慄○時權帥將討南路使駐節里中先生往見之先問國事次論軍策慷慨灑泣權帥動色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四十一歲五月子德圭生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四十二歲春重結洛社稧先是鄕父老爲興禮俗相與結社萬曆戊寅先生亦復修稧每歲春秋擇令辰行鄕飮以勸德業以規過失兵亂以後人

失常性鄉風大變先生與鄭愚伏議曰亂離餘生幸復古并更修舊事重講好會所不可已相與講定約之条悉依平日所行以爲尚忠厚與惇睦之風穀凡二十四人至今遵行 自號月澗 先生所居室前有小澗滙作澄潭每月色照澗檻影蘸水灝氣澄光隱映於窓壁之間先生愛其爽豈曰以爲號蓋取萬川月之義也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四十三歲 往留丹陽衙 時蒼石公守丹陽方撰家乘故先生往留衙中與之參互攷證 十一月子身圭生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四十四歲 謁西厓先生於玉淵鍊所

贈朱書 時西厓先生爲北人所搆退居田里先生往拜於玉淵西厓先生與之論道講學亹亹不倦日近日士友鮮有耆學甚非細憂如君克養有素志氣的確可以篤力於造詣因以所受於退陶老先生朱書一部付之先生以不敢當辭蓋西厓先生之所以傳付此書者寔出於傳道之意

而先生之辭而不受者亦出於自謙之地也趙龍洲祠所謂得聞退陶之學之緒專精於朱子書節要者即指此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四十五歲占別業于英陽之湖邊先生自經喪亂之後每有屛伏之意遂占耕釣之地於英陽乃於趙倢家次鄭愚伏韻曰倘分山一半春雨好同耕〇湖邊地名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四十六歲春重建書堂于鐵巖之下書堂舊在修善之下驍溪之上嘉靖壬子靈川申先生潛菴本州作八書堂以倡學此其一也且手寫修善書院四大字以扁之壬辰兵燹蕩然成灰先生以爲亂後士子肄業無所遂與同志爲講學勸課之地乃更謀地於鐵巖八月中生員先生經亂以來一心經紀以就完號則仍舊無意進取而亦不欲崖異於人黽勉就試自是遂不復舉授龍驤衛副司勇以先

生爲清白吏府尹公五代孫有是貧先生拜受感泣曰此是祖先流澤所暨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四十七歲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四十八歲 春鄭愚伏來問蒼石病因留講學 時蒼石公適墜馬病甚鄭愚伏來問見先生竭心護病歎其友愛曰兄誠意藹然只是一團和氣又曰入其室如入春風中相與講論經學磨礱道義積十餘日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四十九歲 與鄉中諸賢議建五賢祠 先生與宋愚谷亮金石川鄭愚伏蒼石公會於蘇湖之松亭先生慨然曰竊念書院之設有關於學子表率之道而自古吾州獨無書院此實先輩之所欠歎況今兵火之後庠塾蕩然導迪作成之規一坊湮廢鄉風士習日就偷薄末稍之憂有不可勝言書院之作在今日尤不宜少緩遂定鄭圃隱鄭一蠹金寒暄李晦齋李退陶合享之議 十月往賀金石川壽席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五十歲五月西厓先生訃至爲位哭之○七月會葬西厓先生先生早遊西厓先生之門親炙最深至是遽失依歸悲慟不自勝有祭文輓詩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五十一歲二月宣祖昇遐○夏上五賢從祀文廟疏寒暄一蠹靜庵晦齋四先生從祀之請始於嘉靖庚午自退溪先生殁後士林之議更起推先生爲疏頭遂詣闕陳疏未幾得請七月以學行薦授翊衛司洗馬○冬乞暇還鄉省墓時蒼石公以校理同還先生有詩曰始識旅遊苦從今不出山

三十七年己酉光海元年先生五十二歲春辭職歸先生不能與時俯仰遂棄歸夏送鄭愚伏朝天之行有贈別詩七月授龍驤

衛副司果○構西川別第先是先生居青里第以兄弟老竟睽違有妨於疾病扶持遂別構一第於蒼石公家傍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五十三歲四月除平陵道察訪道有山水之勝館在靜僻之處官閑訟簡先生每日端坐讀書以月朔點閱驛卒且賑給郵卒不數月馬蕃人懷遠近稱之以承議郎轉奉訓郎○五月授奉直郎俄授通善郎○六月授通德郎○七月授奉直大夫轉朝奉大夫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五十四歲六月棄官歸家吏民追思不已立碑以頌之九月築書室于驍溪驍溪即青里舊第之傍洞壑窈窕地勢高曠中有泉石之勝且距書塾不遠先生以其便於講學遂築室以爲終老計手書睦齋二字揭之楣顔又

以爲自號日從容其間玩心義理靜中下功尤更專一端的手抄口誦不懈嘗慮左右讀朱書乃拈出其中緊要語裒成爲七卷一生受用全在於此 十月赴道南書院參五

賢巖享會

四十年壬子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哭尹希菴 鎭○有輓 二月築

萬化臺 睦齋之南又築一臺樹以松竹花卉每於春和景明之辰徜徉嘯咏玩物物各有生意目以命名

四十一年癸丑 先生五十六歲 秋行燎黃祭于先丘 以蒼石公有參胡祀請還原從兩勳故也

四十二年甲寅 先生五十七歲

四十三年乙卯 先生五十八歲

四十四年丙辰 先生五十九歲 四月同康竹澗復誠泛舟洛江 時康公莅本州與先生爲道義交源源有講學之益 十一月哭金柏巖玏 有輓○ 十二月與蒼石鄭愚伏諸公同賞盆梅 時盆梅盛開標格幽絶先生書要愚伏諸公遂與同賞有蒼石愚伏金愚淵知復丁東園好善全雲溪以性申揖趙玄洲纘韓諸公酬唱各以手筆列寫一冊名曰觀梅唱酬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六十歲 正月與道內諸賢會講于玉成書院 時以昏朝政亂蒼石愚伏諸公皆家居不仕先生與之一往一來以相講劘金東籬允安崔訒齋晛柳陳庵叔英高月峯仁繼金愚淵諸公皆會于玉成或說經或論道有疑則叩有得則告凡五日而罷先生次蒼石韻曰共喜遊膠序無心事鏡湖飢寒安素履經濟負良圖涉險心如鐵吟懷句似珠羣賢資警益吾道未應孤 四月與趙黔澗孫聞灘遴

遊存愛堂○修正商山鄉彥錄本州舊有是錄刊書國初以來尚鄉之名卿鉅公姓名於一册藏于函藏于壁所以辨世族而扶鄉綱正民俗者也壬辰之亂案爲兵所燹歲乙未鄉父老相與慨然追記傳聞一家挨寫僅十之一二而世代多闕歲月無徵先生懼其將無以遠傳也遂與鄭愚伏康南溪應哲丁上舍彥璜從子大圭改寫先輩姓名又得周愼齋世鵬所著序文弁其首是籍之傳於今日實先生倡導修正之力也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六十一歲懼塞錄成先生日讀朱書取其最切於日間受用者編成二卷名之曰懼塞錄請承旨公碣文於鄭愚伏○十二月與丁東園會玉成時丁公從本州請與先生講學故有此會

四十七年己未先生六十二歲三月與康竹澗會講玉成先是康公與先生數有遊從之好至是更來講學四月設小酌先生晬辰子家將設

(遂請客而先生以國有西憂命止之適其後五日鄭愚伏趙黔澗來會先生歡甚命酒曰近日萬事都消惟將一點字爲出場法今者僉賢並臨眞空谷之跫音寧不慰意耶)五月同柳修巖(袗)赴龍門校正西厓先生文集(先生嘗與修巖有校正西厓先生文集之約及期修巖齎文集而來先生曰西厓先生嘗曰退陶集更欲一番整理減得十之七八尤當精粹矣後人而無惑宣城人不知此意遽刻而流布之至今有遺恨此今日吾輩之所當體念而毋踵前失者也時蒼石愚伏黔澗李石潭潤甫金松溪憲諸公次第來會相與反復讎校五日乃罷)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先生六十三歲)正月哭鄭寒岡(逑)訃○訪鄭愚伏于其第(時愚伏家食先生往訪之曰與講討)二月與蒼石講學于書堂(時先生居驍溪之睦齋蒼石公居沙曲之鶴亭先生曰衰境索居相望豈

遠令入作惡今日之來實樞對床曰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之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求道以埃死爲究竟法耳遂出書堂以講學

三月二十三日齋居終日先生少學於閔西山當其忌辰食素以過

宿星州川谷書院謁伊川晦菴兩先生祠時赴鄭寒岡會葬之行也

四月會葬鄭寒岡有祭文輓詩○時東南之士會葬者甚多而皆欲爲寒岡著服又以巾帶授先生先生曰吾於此老蒙誨有素欲服甚重而既無東脩摳衣之事且師生之服其禮甚重豈可以敬重之故而輕爲之服乎會者多是先生議及門之外皆不服

與鄭愚伏蒼石講學于睦齋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六十四歲

春劄記讀書法先生就朱書抄其切於讀書者錄而名之

二年壬戌先生六十五歲

五月與趙玄洲會講澗獄時趙公拯

本州出淵嶽先生往與之講學聚士友命誦所讀七月既望與鄉中諸賢泛月東洛先生此遊蓋倣赤壁故事與蒼石及全沙西湜趙黙澗柳修巖金松溪康南溪金愚澗凡二十五人謁五賢祠自道南泛舟至龍湫以赤壁賦分韻賦詩

三年仁祖大王元年癸亥先生六十六歲二月授中直大夫○

三月仁祖大王改玉○四月遊甲長山先生與同志遊甲長時蒼石公以舍人承乃官吏持府帖到山上先生曰元老首拜爲相諸賢次第起廢眞國家之福也因曰眞西山嘗曰主德盛明賢才林立猶陽春正中風日和暢奇葩異植紛敷天壤間此其所以爲淳熙也今吾輩之遊趁景明之辰而聖朝又有収廢之典古人之言誠不誣矣

五月貽書勉蒼石書畧曰朱書公餘望着得一兩段時時得此澆灌心胷當有得力處也又曰凡事詳審持重言語亦須含黙不輕發以安晩節又曰聖主賢相方圖堯舜之治此政

位竭誠供職同致太平之會也切望夙夜寅畏展
布素蘊以無負平日所學也又曰與愚伏處鄉同
學入朝同寅有友如此爲吾家之切欣幸更願隨
事講論隨處切磨以盡義理之當然無一毫之欠
闕又曰職事擾擾想不得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
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詠義理事物之來隨
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此乃朱先生范
范伯崇語又云存養之功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
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此兩
語甚有味○蒼石公答書曰別紙所錄無非行身
大法塵埃汨沒不得以書冊灌漑胸中常切愧懼
令此數段格語何啻一服醒心散也當揭之座右
日三復誦 六月授通訓大夫○送別趙玄洲有別章 十月
擢除知禮縣監○閏十月西行謝恩○十一月
到任所 時當撥亂之初俊乂咸叙而以先生爲耆德有此擢除先是邑疲於兵亂民流於歲
飢徒有虛器徵斂無已先生首訪弊瘼至誠撫摩
勸農興學養老崇孝御之以寬簡導之以禮讓聽

嶄嚴明號令平捉擲垢爬痒蘇殘起廢歲中一境大治

四年甲子 先生六十七歲 正月上縣弊疏 時自　上有求言之　敎先生

遂應　旨陳縣弊疏略曰絕戶之賦徵於鄰里而餘存者騷然闕兵之充皆以襁褓而苛斂肆出一入而應百人之役一年而徵數年之賦欲投朝應務則如影響之無據欲安歪謝事則有星火之督促十室荒城一敗塗地期以歲月掃盡賦役另示懷來之意以待蘇息之期此上策也若謂賦稅之常不可獨免調發之役難於盡除則草邑汰守附於大官藉其庇庥之力姑免荼毒之苦抑其次也哀我殫人亦可息也求火餘生　遭値盛際比如春氣方至草木將敷豈意則桓之　旨頻頒而逋欠之滌未盡部屋之究號自如而赤子之流轉未已也臣亦何顏寄一縣之長上以闕貢獻下以應字撫乎逝將釋負而歸方可安於心也臣以至愚極陋猥蒙縣寄才非識務言戒出位其於時事得失何敢妄議是非只曰縣弊之陳無及養民之說

上亟下優　批命該曹議處而被防　啓　二

月赴巡相招回抵尚州鎭官而還 時有賊适之變大駕播遷以調兵勤 王剋日赴難事會議未幾 王師大捷故事遂止 三月以推刷事往金山尚州咸昌聞慶星州等地而還 先生所至跡最如神剖決如流人皆稱快民無冤言 四月出郊勸農諭告父老 先生出郊迎見父老而告曰仲春勸農郡國有常制而頃因逆适之騷又有推刷之務未暇出郊又闕告諭父老其諒之又爲文以諭每於春秋簡騎從巡境內相視原隰敦勸農桑民皆樂業焉 遊鳳谷寺 先生回巡郊之行歷到蕭寺寺在文巖山山轉谷深水石頭勝自是簿書之暇輒倘徉孤往嘯咏盡日而歸 八月行釋菜禮于鄉校 先是爲吏者牲幣裸薦之儀委諸庶僚多不致謹及先生莅官必先期具修務令淨潔齋宿廟下躬親奉行未嘗假之於人 九月行養老禮 先生治民必以禮俗爲先每於春秋迎邑之耆老饗之以酒食樂之以絃歌人之有壽於

父母友於兄弟者尤加敬禮而厚遇之讌訖曰講眞西山勸慈孝文詩詩敎諭人皆躍然飽德惕然知感頌聲溢衢又於歲時必以米肉餽問率以爲常

十月就鄕校引諸生講心經先生以興學奬士爲先務每月朔聚邑中子弟勸令爲學嚴立課程警策勤慢一境興起儒風始振士子輩多請講心經而縣境無冊子取家藏二帙以授講

十一月聖學要訣成先生於簿領之隙抄錄朱書中緊要語分爲類編次成書名之曰聖學要訣其目有四門曰莊敬也涵養也窮理也省察也

十二月留別蒼石於漢江津時先生以襦衣差員上洛蒼石公以應敎在京及先生之歸也蒼石公慮漢水氷雪遠送至津以詩贈之曰強制千行淚相看兩鬢絲只緣君寵重同去負佳期先生和之曰　聖主恩如海微臣報蔑絲退休宜早決無負孟春期○先是晉原君柳根及台席諸公見蒼石公問先生安否且曰鄕黨伯氏德氣見於顏貌眞長者人

再上縣獘疏疏略曰本縣獘瘼非一二而系其致獘之由皆

本於地小而兵多也一縣物力僅百一於前而軍額之多無減於舊此弊不祛則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保其民乎民年十五以上從軍實國家令甲而兵後人民逃故殆盡許多闕額將何以充數每於歲抄搜括吶吶舉歸勒充一家一孩之役猶可矜況於一家所產從口數盡充乎相與左提右携遷移他境苟延時夕之命以之而絕戶之賦移徵於鄰里而鞭催之下膏血已竭伏願殿下斷自乾剛特減軍額之數則黃口飲乳之兒得以免役而遠近流民庶有安集之望矣今日之民窮財盡極矣以言其貢賦則色目甚繁以言其一捻欠則積年未納尋責於一年之內以一布而易一人之命俾出童羖實所難辨若鄉所色吏之從邊祗足以益騷擾而已寧有分毫裨益於催科也古之聖王視民如傷未嘗責有於無取多於少如遇凶荒蠲租給復即今 聖德如天又下惻怛之敎窮山絶塞含齒戴髮之民皆有生意無不拭目新化而惟此徙邊之令適及於催科之際其有傷於如保之仁非小矣若蒙 聖明寬假不以臣言爲腐儒迂談而 特賜嘉納還寢徙邊之 命則

其有補於惠鮮之政爲如何也又被該曹防啓

五年乙丑 先生六十八歲 十月與蒼石及康衍澗同遊立巖 巖在星州界水石殊勝時衍澗以星倅來蒼石公又到與之作數日遊先生日舉觴命召鳳流嫺雅亦不跌宕於繩墨之外甚是勝事也 褒列李長源孝行申于監司 縣有李長源者事父母孝先生召見獎遇之又叙其行以申之

六年丙寅 先生六十九歲 閏六月赴鄭桐溪蘊母夫人壽遂 桐溪時當反正之初特除嶺伯以爲養親之地又命七十州助其宴需蓋異數也時先生往參其會 九月遊青巖亭 亭故權冲齋橃所居之地 送子赴試爲書戒之 先生曰入場時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進退周旋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亦知所敬矣旣坐試席凝神締思和平其心淸明其氣然後詞來煥然義理條達蓋以氣安定而志寧靜也

修龜城誌先生欲續縣誌搜得古誌一卷且詢邑之故老修述編次整其條補其闕以至成書而不久辭還未及登梓

十二月改築先夫人金氏墓于金山先生前母夫人金氏未廟見而卒葬于金山治北德龍山歲月滋久塋域漸頹至是卜日修改以祭之

呈辭狀于監司

七年丁卯先生七十歲

正月再呈辭狀于監司而歸狀曰其年紀衰邁已迫致仕而叨竊斗米冒昧歲月一少日讀書爲儒粗識廉恥者至此而喪失殆盡使一世持清議者嗤罵而嗤鄙之有靦顏面無復可立於鄉曲矣今者查正之事略成頭緒敢申前請祈賜罷斥使老太垂死之人歸臥田間以全性命○先生呈辭棄官而歸其後邑民大小追思不已行過尚鄉者必候拜問安而去

二月赴義兵所時弘立與虜兵大舉入冦上出幸江都自鄉中卽謀倡義赴難會于鄉校而先生二子一圭爲募兵有司德圭掌書記

送蒼石

其急

赴全州 東朝行在所 時東朝出巡湖南召糾四方兵故先生使蒼石赴

與尹牧使 安國 論事 先生時在寓所尹公日來請問軍務 往咸寧

兩號召使會所 以弘立之亂鄭愚伏爲左道號召使張旅軒顯光爲右道號召使故 先生往與之議事

五月改名西川爲伊川 先生曰嘗見中國輿地及史記伊水出商州上洛縣熊耳山至洛陽入于洛而今吾州既古之上洛也且此水出於熊耳山入于洛江其義實相符遂改西爲伊

八月子德圭中進士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七十一歲

燕居讀書 先生平居第宅衣服專務朴素凡於世間玩好視之泊如惟一味好學如菽粟裘葛未嘗暫輟自是之後年已至矣深以舊業荒廢爲懼日將晦菴書玩繹體認而尤用力於存養之地至易簀日而不廢

十月抵書鄭愚伏論編類朱書 書略曰嘗讀朱書拈出要分爲門類作一處着緊工

明易於融會似或有益於鈍根故編爲一冊以爲
日用澆灌之助今欲就正幸賜一覽指示其差誤
處如何朱夫子令何叔京會集二程言敬處而考
之此亦不失其類聚之遺意耶又曰向承勉之以
熟讀朱書使之用力於向裏之學所以警發其頹
惰者至矣敢不惕然奮勵以不負提誨之辱亭只
是志未帥氣理不勝私日用之間提撕少而間
斷多深以此自懼耳○先生此書指聖學要訣

二年己巳 先生七十二歲 三月與鄭愚伏全沙西會講于蒼石第○遊石川 先生少小來往問業之處暮年重遊愴然興感遂吟一絕曰 少日陪遊築此臺百年蒙翳一朝開如今孝子恢堂搆風采驚看耀後來 四月遊楓潭 潭在聽溪上游頗有幽閒之趣先生與金愚淵同遊曰每一溪至此山高水深紅綠交映隨分占取作自家境界亦自不惡也二 五月往問趙黔澗病○八月會講修善書堂 時全檢閱克恒亦至 九月與蒼石康南溪會講于鄭

愚伏書室○往司倉旨見鄭愚伏所占新基愚伏嘗曰吾自少每欲事恐或未當理而使月澗知之又曰公之享德令人心醉欲使吾季子就月澗公而學庶有以濡染效法耳且以爲與先生所居相聞老境講學有所不效便遂從先生之居而卜宅于司倉旨即青驍縣之故址距先生之睦齋僅數百武先生乃往見之其後愚伏移入愚山先生遂次愚伏韻曰十年常抱離羣恨此日還逢接屋期盖指此事也

十月與諸友會講睦齋時愚伏諸公來會其後愚伏抵先生書曰近聞兄氣像於談論間大與前日不同伊川所謂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兄得此力矣不勝敬服

崔訒齋來講睦齋三日乃歸

○十一月抵書鄭愚伏論治道用人時愚伏爲天官長將行歷訪先生問以出處先生遂以朱夫子之所勉於留丞相者爲贐曰今之吏部郎古之冢宰也其責實與三公均深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其後或入傳銓曹欲勿用嶺人先生以爲治國之道在

於得人而用人之道不可避嫌區別前後法書纔數千言悉盡無餘蘊書在集中

寄書子姪勉戒 時先生子德圭及從子大圭從仕於朝先生書以戒之曰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理義以栽培之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此三十二字最切於持守身心進修德業常須竪在眼前放下要時不得乃住朝廷利害州縣得失處今之世尤宜不言至於書冊工夫隨處著力慎勿因循懶廢以歎歲月也且言談舉止務令循循雅飭使人見之知其爲法家子弟爲幸

三年庚午 先生七十三歲 正月二十六日齋居 先生幼時從學於金石川安當忌辰食素以終日

四月出近嵒書堂與山陽諸友講學 先是金雲溪黃七峯廷翰諸公累度抵書請與講學至是先生曰送蒼石歸東之行而會

送蒼石赴任三陟 先生以詩戒之曰勤謹居官爲本分公廉律己更宜先斯言豈待寡兄品吏事平生師古人

手書朱書居敬文字揭壁觀省 先生曰余

嘗患躁妄之病發言輕易乇悔山積今讀朱子言有曰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三復至教警發深矣遂手書全文揭之壁上且附五言一絶于下以自勉　會王

成議申靈川立祠事時方伯李溟以申先生外裔亦來　十月朔改

築曾祖判官公墓

四年辛亥先生七十四歲三月九日齋居終日是日卽晦菴先生易簀日也先生讀其書慕其人每於忌日齋居終日以寓羹墻　五月移寓酉川第

○六月還號溪齋○九月從道南祭穌齋西廡兩

先生從享禮先生嘗以爲西厓先生爲道學之宗而且歿吾州合祔五賢廟至是議之而鄕議或以爲合享正位或以爲從享祔位是非多端聚訟無常先生憂之累與趙書曰兩先生學問道德知之明言之公在吾黨所當有唱斯和共尊大禮使外人不得竊議於其後可也嘗書院乃

一國公共之地非一州獨私之所多士之論若不僉然則二己之見不可偏立也況鮮老從享已是未同所定必有所見而然也今不可輕改至於西厓則士論翕然皆以爲合配正位而廬江之配享已是道論之公共研經之聚散又是已事之可鑑也今日從享之議不宜異同以致壞了大禮於吾輩手中也於是衆議乃熄

會修善再校西厓先生文集○十月鄭石門榮邦來講○向上指訣成 先生拈出朱書中涵養居敬窮理省察等語編以成書曰莊敬涵養乃爲學根本田地窮理省察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朱夫子於此一一推明以敎後學文義分明指意親切讀之一一曉然如承面命眞是向上之要訣也

五年壬申 先生七十五歲 正月柳修巖來拜 時修巖以陜川守歷拜先生先生以西厓先生文集從遂登梓之意申囑 三月與蒼石風詠前川○趙龍洲來訪 時龍洲知知禮一日來拜先生退而語愚伏曰不復今見一德人年高而

色若孫子愚伏曰君見吾叔載耶長吾肩隨而堅剛不少衰讀書曰孳孳睟盎面背者是也其後龍洲又稱先生曰長身玉立老而不衰六月仁穆王后昇遐成服于

壬戌○八月別蒼石以書勉之蒼石公以春官少卿赴朝先生書以盧之書在集中○先生嘗手書朱書要語及寄贈之語於蒼石公所持扇面張谿谷維取而見之曰所書何語蒼石公答以家有老兄寄贈繾綣之意則張公吃吃稱獎不已曰此眞所謂怡怡無偲偲也又問嶺南儒雅之望篤意學問者爲誰蒼石公答曰他處有無非所知以耳目所濡染而言恐東南爲學之人無出家兄白首之年讀書不輟此亦勤學之一也張公歎服良久通諭一

鄉士子助西厓先生文集刊役時西厓文集刊於陝川事鉅力綿自各邑學宮隨力送助而太半不足先生以爲此非陝守之所獨憂吾輩亦當分任其責也吾州舊被先生德化遺風餘澤至今尚存不可不助遂發此議九月達棣華堂于永錫

洞時先生第三子身主築室於西川南麓永錫洞堂成先生以律華揭額蓋欲使三子顧名思義而先生晩年常燕居於此以講道論學

十一月著慾者人之性辨

辨曰盧穌齋慾者人之性一句退溪先生力攻其非至於作詩曉諭此非先生之聽見乃洛建相傳之指訣也子程子曰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端相對而生朱子曰未感物之前私慾未萌渾是天理又曰謂天理人慾同體異用則是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慾害理尤甚二先生之論昭揭宇宙有如日星于天又有同時師友之善諭不翅丁寧而猶執所見不肯放下欲使吾人本善之理歸之於汚雜不純之地其爲學者心術之害大矣退陶一篇詩足以拔本塞源以一後學之聽吾何敢容喙於其間也曰觀聖賢議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一毫假借之私若孟子之於論伯夷柳下惠伊尹是已

手書晦菴書撮要

先生既抄朱書要語爲矍塞錄聖學要訣向上指訣等書又抄成一編名曰晦菴書撮要日夕諷詠其自得之妙蓋有人不及知者

六年癸酉先生七十六歲三月子身主中增廣生員○六月往梅湖問鄭愚伏病而還翌日訃至哭之○會書堂哭 仁穆王后小祥○七月貽書全沙西約行鄉約時沙西退休先生每以鄉中風俗日漸澆薄爲憂曰振鄉風正頹俗無過於藍田鄉約遂抵書勸主其事八月會葬鄭愚伏先生與愚老同門同道講劘親切暮年相失悼痛倍至有祭文輓詩九月往玉成參金蘭溪得培申靈川腏享禮

七年甲戌先生七十七歲四月命蒼石作書堂記先生與蒼石往書堂同講朱書暇日携子弟逍遙于柳亭先生忽泫然告蒼石曰此地乃吾父兄與諸洞丈所嘗遊衍之處哉等以童子而侍側今形影凉凉已同夢表之觀況書字興廢今不備述將恐舊跡茫然爲

沙水之所洗頹吾翁略識先世貽厥之勤也蒼石公遂作記 五月往哭康竹澗時竹澗喪柩自善山返醴泉行過尚邑先生與蒼石入城弔之 九月行鄉約會于州城先生手書藍田約條且附退溪先生所定鄉目及金東溟世濂所撰條例以爲設行計而講之熟至是金侯尚宓承朝家之命遂謀于鄉大夫行呂氏鄉約於是衆推先生爲正以柳修巖副之每月朔依例集會如法讀約且勸讀小學行之數年習俗丕變 書與全沙西約講朱書小學等書先生曰吾人事業不專在於科舉而朱書小學等書最切於學者收拾身心體近實地若巡遍通讀可以變薄俗警後學以書相勉 十一月爲文諭約中勸讀小學先生以爲人之爲學莫先於五倫而明五倫之道莫切於小學文諭約中而勸讀之 十二月行鄉約會于書堂

八年乙亥先生七十八歲 正月行鄉約會于水晶堂○哭

柳修巖訃時先生在病中聞訃不勝驚痛曰天之禍吾道何若是甚也二月與蒼石遊西溪松亭時春和景明先生同蒼石率子翁作問花隨柳之遊曰錦莎如茵無一點塵埃殊可樂也

三月在蒼石壽席是月六日卽蒼石公晬辰也以翌日設酌兄弟相對賓朋滿座和氣融洩命工畫其事名曰兄弟相會圖有蒼石公讚詞

五月哭康南溪○同蒼石金愚潭會講玉成○中流一壺成先生一生用功在朱書前既屢抄成書又別抄手寫成編名之曰中流一壺取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之義也其序曰某衰朽屛居無他外誘謹取朱子書朝夕涵泳玩而樂之足以忘一身之窮通但年老精力昏短不能遍及全書故掇其要切者手書如左若看得浹洽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而積累久之自有得力處不必貪多務廣之爲貴也

六月送子赴柳修巖葬爲文祭之○十七日哭蒼石公○八月爲文祭康

南溪葬○十二月 仁烈王后昇遐

九年丙子 先生七十九歲 正月八日葬蒼石公 先生與蒼石公友愛篤至道義偲切如程明道之於伊川而八耋之年遽抱孔懷摧裂慟甚幾不能自支有祭文 三月爲文祭金愚淵○書答李判書 湨 論田結 往在甲戌朝家命改量田欲其均平而主管非人結數之重倍於前日民情嗟怨故先生書及之 七月哭趙黔澗訃○九月行鄉約會○會鄉校議追享后溪金先生 範 于王成○十一月爲文祭趙黔澗 時黔澗葬龍門山喪柩過西川先生操文祖奠 十二月二十一日聞清兵逼京城移寓于子德圭家

十年丁丑 先生八十歲 正月四日送子身圭赴本州義

陣所先生年已篤老未能躬赴不勝痛迫至廢寢食使子彥徃赴焉七日作青松安德之行子彥請先生避地故從之十日抵安東猿浦卽先生女壻金悤所居地十三日移寓雲坊先生於寓所聞主上在圍城中憂憤鬱鬱遂吟一絕曰四海均爲上帝子奈何屠戮盡吾鮮禍滔一理非洋味胡命其將自絕天仍吟杜詩胡命其能久之句寤寐默禱于神天又書一絕曰惡虜憑淩陷洛陽　至尊南出都蒼黃老臣日夜呼天祝陰護神兵殺賊王二月一日到安德僦居○九日聞南漢江都失守憤然作詩先生聞南漢之敗江都之陷憤然慷慨曰南漢江都自古保障之地而守臣非人一朝失守使主上出城生民塗地此皆兩元帥南北摠兵之人傍觀不救之所致也今聞其罪止於遠竄國家軍律可謂行乎仍書一絕云固國安民在得人長城不及一忠臣卽今諸將皆庸鄙君父危亡越視秦三月六日與趙主簿遵道遊

方臺主簿自號方壺主人臺卽其別座而頗有泉石之勝上有風樹堂亦其所措也先生曰名堂之義在於瞻慕松楸而山水之勝不與焉信乎純於孝者也遂次楣間蒼石韻十一日自青松還家時胡亂已定故先生撤寓而還周覽睦齋曰庭梅如雪似待主人歸四月往謁玉成祠○訪申司諫敏一僑寓○移寓棣華堂○跋西厓先生贐行詩後往在丙申先生自洛南還西厓先生以詩贐行至是跋其後五月編程朱涵養主敬說作詩以自勉先生曰程先生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夫子亦曰致知主敬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此二說實向上階梯入德門戶也可不着實踐行乎遂賦二絶以自勉六月倣先賢家訓書示子孫凡五條在集中七月還驍溪睦齋○十一月撰亡孫基廣行狀及

孫婦笠山金氏行蹟

十一年戊寅（先生八十一歲）三月以詩贐申司諫豐基之行（先是申公僑寓本州與先生有交遊之好及是又移還豐基先生以詩贐行詩在集中）讀朱書詠三絕（先生讀朱子書曰指意親切提諭丁寧眞向上之要訣也老人餘日無幾享用不久慨然書此以寓警懼之意詩在集中）六月撰趙黔澗行蹟○九月許子姪遊西山（時子姪等請登覽西山先生許之日因山思人勉勵所學庶幾無愧於昔賢不但遊觀之爲事也蓋謂眞蔡二先生）十月作自警箴（箴在集中）十一月與書全沙西辨金蘭溪事蹟（先是金蘭溪申靈川設食王成其後議以金后溪追享而以兵亂未克至是或以爲蘭溪學士以元帥而討紅巾賊則是武夫也后溪先生不合服食其下云故先生辨之曰學士乃儒官之清選非武人之所得稱也又引圃隱先生

自是書生合討文之句以明之

十五年己卯先生八十二歲三月書示子弟勸讀四書

書曰四書乃儒者府庫也若熟讀成誦加之省察之功則可以見聖人之意而識事理之眞其於自己分上自當有所得矣因答書以示之

六月答書從子光圭論操心正心

時光圭以操心比之於正心謂其次第當在格致之下云故先生以書答之曰大抵操字之義執持此心而不使外馳之意正字之義在於克去物欲之私而一出於正之謂也又曰聖門教人有以學問根本而言者操心是也有以功夫次第而言者格致誠正是也又曰操存此心然後格致誠正之功可以下手而無外馳闇斷之患矣又曰操心是日用本領功夫爲學者第一義也

八月夢拜西厓先生

先生忽一夜夢拜西厓先生於一處花木蒲庭景致極佳蓋先生平日景仰之誠發於宵寐者如此

書中流一壺卷末

書曰發言輕易論人長短

只是存養未熟見理不透之病往往墮於語穽以至玷辱身名可不懼哉聖賢敎人未始不以莊敬涵養爲主蓋以持守得定本源明徹則日用之間流出運用莫非天理之正而言語事爲自無淺易浮露之患矣大抵心術最難執持而言語躁妄實是學者大病也謹就往訓拈出其存養體察緊要文字以遺一家子姪十一月作向上歌以勉戒歌曰天與吾人壯方寸中具全持守省察無間斷時節自然上達至聖賢十二月命子姪寫蒼石遺稾於書堂○讀書錄成先生自少至老就朱書中隨讀隨抄以備忽忘名曰讀書錄作序以弁之曰朱子曰常存此心勿令間斷更明義理以栽培之此學問第一義也嘗讀朱子書所得緊要語隨手抄錄謂之讀書錄且以讀書法附于下以爲爲學之方旣以自勉又以警諸兒尾之以跋曰某積力衰耗日力昏短讀書不得日用之間只得溫習舊日所錄朱夫子書中緊要訓語反復玩味流灌心胷亦覺有得力處也夫子荅門人書有曰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某之爲

此蓋有見於斯也庶幾惕厲加勉不以衰朽而自沮也 撰先考承旨公墓識

十三年庚辰 先生八十三歲 冬有敬字詩 詩曰胸中無事自和樂敬字功夫最緊要道理分明方進步聖賢門路本非遠

十四年辛巳 先生八十四歲 四月壽席賦一絶寓感 先生晬辰子弟設觴豆進歡先生愀然悲感有詩曰春萱罔極慟常棣無窮情酒進淚先落何心壽吾生 八月以詩勉孫兒讀書 詩曰讀書不立課程一向悠悠度日此是學者大病切宜痛加矯拂

十五年壬午 先生八十五歲 三月在棣華堂○四月還睦齋有謹言詩 五月作睦族歌示子姪 歌曰吾人宗族一體分雖至三從四從莫謂疎是以古之人九世尚同居 十一月三十日行冬至祀爲文

告廟使子代奠先生於祭祀之禮未嘗假之人及其年向耄期筋力不逮而又有阿暗之患升降須人乃於是日告于家廟使子代奠獻之事

十六年癸未先生八十六歲九月移居棣華堂

十七年甲申先生八十七歲是歲先生在棣華堂○與子弟論存心養性及理氣等說一日夜子弟侍側先生歎曰余雖衰老猶且誦讀不住汝輩何可日循懶廢終無所成也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四書是也所謂致知誠意所謂盡心知性皆所以教人明善以保養此性者也學者熟讀其書深究其義則心與理會自然有得而日用之間隨感卽應無不中節耳又曰王陽明以心爲理專以致良知爲學此正釋氏之說也近世羅整菴以理氣爲一物以人心爲已發道心爲未發蘇齋先生尊信此言太過至於認慾爲性而退溪先生非之學者不可不知也○一日又語曰

左目內障右亦漸昏此老人常事無足爲怪而但有妨於讀書是可憂也仍誦朱書語曰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隳深以爲歎然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遂吟一絶曰今歲行年八十七目皆專廢古人書只將舊誦時溫繹無復臨文辨魯魚

十一月爲文送子奠全沙西再朞○禁子弟陳情疏 時先生年踰八十兩八十以上國典例加資格故子弟等製疏將聞于朝先生輒禁止之曰汝等者我所得何如特此而歸足矣無故進秩非可羞之甚耶

仁祖大王二十三年乙酉 先生八十八歲

是歲先生在棣華堂○四月有讀朱書五絶及仁義詩 詩在集中

七月送從子元圭赴湖南佐幕之行 先生戒之曰其道風俗異常凡事主於寬和又詔以巡道之日須探問全州之先祖生祠廢修及春問與陽之族姓幾家存否之意

九月設花樹

會時孫兒輩辦花樹會於棣華堂一家皆會先生與之飲酒曰兩老康寧三子稱壽諸姪在側衆孫滿堂一家之慶不擬三公自懼否德享此多福

十月有處世詩詩曰彼人若是吾當師彼若非是吾何拔如此處世自安總力行久之見功效

十一月有安樂吟詩曰世路多畏狹窮途少知音如今安樂地只是有山林又曰此心此理本完固操存體察自得力主敬功夫最緊要胷中無事自安樂

二十四年丙戌先生八十九歲是歲先生在棣華堂一日夜講後子余等語及別試定日先生乃歎曰科第外事非我所願也凡人一生用力於科舉文字費了許多時月拋却聖賢言語余深惜之惟望汝掃一室硏著提撕加工於義理之學此足以扶持門戶而儒者事業不外是矣又曰高科美爵於我如浮雲惟願子孫修身謹行以扶持門戶耳又曰雖有家務之撓而可以隨處讀書不爲歲月所欺也

三月自洛杜稧進壽酌是時商山令濬

及采僉知諸公十餘人自洛社齎壺觴爲先生來會進壽先生感念存沒有一絕詩爲 五月

作詩示兒輩 詩曰吾人窮達有命爲不必切切爲介意若於此處打不過平日所講果何事又曰間須是有欛柄方可執持無所失敬之一字該始終學問功夫最親切

二十五年丁亥 先生九十歲 是歲先生在棣華堂 一日子弟侍側先生教之曰凡人不能判斷於義利之分則百事皆無足觀也又曰凡人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又曰早汝等所處房舍必須安靜日與書冊相對切不可悠泛度日也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又教以接物之道曰待人接物之際必以溫厚和平爲務又曰敬子之道必盡其方然後有所成就又曰居家鄉之道無一爲刻核事失已忤人爲害不貲又以三處絕示之其一曰氣像須敎常理會只要端重無輕肆不惟貴賤於焉分且須是壽夭亦由此其二曰丈夫自有大擔子豈可悠悠閒度日所以古聖惜寸陰何況後生其敢忽其三曰天之戚我非是尼將以增益所不能

譬如事親父母怒起敬起孝加戰兢聞西厓先生祠版過西川愴然興感時西厓先生長孫拙齋公元之自黃㵎罷官歸先生以筋力不逮未得祗迎興感至泫然

六月三日哭夫人安氏喪○十月辛卯葬安夫人于青里○十一月移居書室○撰淑人安氏遺事

二十六年戊子先生九十一歲是歲先生在棣華堂書室先生年紀

雖高而猶日必晨起盥櫛整飭衣冠莊誦朱書百餘篇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雖中夜命子弟取燭以書又誦常棣抑戒等詩及程子四勿箴眞西山歡慈孝文呂滎公家訓且門內事或有所失無不規警子婦貞夫入覗得沉痼疾先生起必問候朝夕之供亦親命以調養之至夜則與子弟講學臺壹忘倦時者或因睡而先生神氣整肅略無頹[illegible]之色講畢與子弟諸孫飲酒詠歌曰宣暢其湮[illegible]和平其心志亦學者事也中心斯須不和樂[illegible]之心入之矣如是者日以爲常悠然不知老之已至

東南之士莫不敬慕矜式造門執贄焉是年三月鄉人以先生實行牧報于牧使及方伯未及轉達而先生已易簀矣

二月作詩示兒輩 詩曰老來凡事多輕易此是見理未透病庶幾操存無間斷情之所發皆中正又此道在人非外鑠聖賢遺訓又明白若能於此實加功將去求之損得力

三月十五日庚戌微感脾胃不和之症○

閏三月四日廢曆書劄記 先生自少逐日劄記於每年曆書以日氣之陰晴雨晹朋徒之來往講問爲一家之乘自是之後病甚遂廢

十三日戊寅命子夯書遺戒 先生病勢日漸浸浸然乃於是日扶掖起坐盥櫛冠帶如常時俄復整席而臥揞默記所誦書了了分明子夯恐其思索損氣請止之先生曰吾亦欲已而不能請進藥餌則曰吾年豈不足哉汝等其無強焉曰命書遺戒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欲其壽考無疾病乃其至情之尤切者也若不體父母之心不思遺體之重而過於哀損至於毀瘠而不可救則其爲不孝大

矣禮曰老病不止酒肉蓋以老者病者非藉酒肉則不可扶持故爲此權宜之道矣夫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愚俗不知權經而膠守偏見終至於滅性而不勝喪者有之可不悲哉且凡喪事隨力所及可也

中時考終于寢訃至遠近驚悼咸集分職治喪五月壬申葬于

青里癸坐之原時儒生會葬者數百餘人

孝宗大王七年丙申正月二十七日丙午改葬于州西中

牟縣楸洞山艮坐之原以淑人祔距先生所居三十里許遠近弔祭者一如初葬時○英廟四年戊申立標碣趙龍州撰銘李息山萬敷撰世德吳處士尚遠書

肅宗大王三十六年庚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士林奉位

版追享于玉成書院

月澗先生年譜卷之一

月澗先生年譜卷之二

附錄

行狀

先生諱㙉字叔戴號月澗其先興陽人高麗末有議政府左贊成舒原子垠入　本朝官司憲府大司憲又三世至諱壽川擧遺逸官司憲府執義寔爲先生高祖曾祖諱兆年儀仗庫判官祖諱琢從仕郎考諱守仁　贈宣務郎司贍主簿以子蒼石先生貴加贈承政院左承旨累世德行事治具在家牒妣金山金氏處士璉之女早卒妣高靈申氏處士守涇之女

府使松舟之曾孫俱 贈淑夫人先生以 嘉靖戊午四月十四日生幼聰穎善屬文稍長就學于石川金公覺不煩程督而業日進既而復從鄭公國成西山閔公汝諧通五經四子庚辰西厓柳先生莅商山先生執贄登門得聞君子行己之方自是從遊河上柳先生深加期許授以朱子書節要先生專精勵志至忘寢食壬辰倭奴大擧兵入冦尚爲賊衝先生約同志募村兵據鞍嶺以備賊賊猝至再合而師潰承旨公與淑夫人沒于軍中愚伏鄭先生同在陣喪其母夫人先生相持而泣曰吾輩力弱縱不能刳肝以

讐賊其忍一日偷活與共戴一天乎遂倡義糾兵得數千人誓復讎討賊設義陣于鈷鉧潭修器械給餽餉間設方略斬獲甚多土賊剽刼之患亦得平癸巳二月賊陷義陣先生與蒼石公僅得脫將避于白華山蒼石公猝病霍眩仆謂先生曰吾病且死矣兄可圖免以血我先祀先生握手泣曰古有兄弟爭死賊者吾豈忍舍爾而獨生遂背負而上山忽遇二賊抽刃而前先生號天曰天若有知我輩無罪又仰山而祝曰願山靈活我遂彎弓射賊喑嗚奮罵聲氣俱厲賊駭走不敢近因負上絕頂時先生方持服毀瘠已

甚而精誠所感能却賊衛翁竟得全活語具在蒼石
公所著急難圖癸卯中生貟戊申廢朝初五賢從祀
議起嶺士推先生爲疏首遂詣　闕陳請未久蒙許
是歲薦　除翊衛司洗馬未幾棄歸庚戌　除平陵
道察訪未周歲而歸鄉人追思立碑以頌德自是謝
絶世故杜門求志癸亥　仁廟改玉擢授知禮縣監
時新去亂邑殘民憊先生至誠撫摩應　旨上疏陳
弊略曰絶戶之賦徵於隣里而餘存蕭然闕兵之充
皆以襁褓而苛政肆出一人而應百人之役一年而
徵數年之賦十室荒城一敗塗地期以歲月掃盡賦

役另示懷來之意以待蘇息之期此上策也若謂賦稅之常不可獨免調發之役難於盡除則革邑汰守附於大官藉其庇庥之力姑免憯毒之苦抑其次也水火餘生遭値盛際如春氣方至草木將敷豈意惻怛之　旨頻煩而逋欠之滌未盡蔀屋之寃號自如而赤子之流轉未已也今若拱手坐視不思改絃而圖存則臣亦何顏寄一縣之長上以闕貢獻下以隳字撫乎遂將釋負而歸方可安於心也　上優批命議處該曹防　啓乃再上疏語益加切又被該曹所尼事竟不行先生曰俗爲治聽斷明愼號令平恕櫛

垢爬癢吏民俱安每春秋簡騎從巡行境內勸農桑
問疾苦勉以孝悌勤儉遂爲文以諭其爲政尤以敎
化爲先邑中子弟勸令爲學有時聚集考校所業士
皆樂趨之春秋舍菜必先期齋宿牲幣楪篤務致誠
潔時邀邑之耆老行燕飮之禮有孝行者厚遇之具
申于監司一歲中縣境稱治丁卯三聲而歸邑民追
思行過者必造門致敬甲戌金公尚宓從尚承　朝
命行呂氏鄉約擇有齒德學行者爲約正於是衆推
先生爲正修巖柳公副之每月朔讀約如法爲之告
約中曰藐吾一身之微秀出萬物之衆其與禽獸異

者以有五倫之序也人而或不能盡其倫則人之形貌雖具而其實則禽獸無別也古之聖王憂人之不能盡其性於是而本義理以爲教條著經訓以爲教法使天下之人曰其固有之理而盡此五者之倫焉聖賢之書無非所以明此道者而其中小學一書尤切於日用此實人道之根本四書之階梯也苟能熟讀精思循序漸進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以體是道盡吾性爲期心志凝定踐履篤實則有諸己者皆實行而見諸事者皆實用也又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旣盡於親則弟可移於長況順乎親者亦能順乎朋

友矣又曰朋友者綱紀人倫者也以直諒規戒相期以圓和歡熟爲戒則其於輔仁責善之義庶幾近之矣嗚呼天生斯民而與之以性人所共由者謂之道人所同得者謂之德道出於天而行於人德本於道而得於己因其秉彝之天復其降衷之理人人同其所行處處同其所向則不義之習可變而義矣約行數年習俗丕變丙子冬狄人來侵時先生年已八十矣使子赴義障而辟地于青鳧及聞南漢江都次第失守悲憤有詩未幾還　國家用優老之典八十以上例加資格子弟欲具聞于　朝先生不許曰汝等

着我所得如何持此而歸足矣陳乞恩資不亦可笑之甚耶戊子春患脾胃不和閏三月十三日扶掖而坐盥漱衣冠俄復整席而臥默記所誦書子弟請少止曰吾亦欲已而不能請進藥餌曰吾年紀亦足矣爾等毋強請遺戒諸子毋過毀遂逌然而逝壽九十有一歲遠近驚悼皆奔赴治喪用其年五月八日葬于青里之原丙申正月丙午改葬于州西仲牟縣楸洞負艮之原前後會者皆百餘人先生資禀粹美操履端確事親篤孝承順和悅居致養病致憂及遭壬辰之變哀毀過制雖在干戈飢饉中執喪謹嚴不進

草木之資倭産器玩終身不入於家與蒼石公爲天倫知己互相傳約嘗遘癘危甚人有勸其出避者先生辭曰兄弟猶手足也安忍舍之而獨避乎蒼石公賴以得蘇先生亦無恙蒼石公先十四年而卒先生號痛不自勝遇生朝子弟爲壽先生有詩曰春萱罔極痛常棣無窮情酒進淚先落何心壽吾生其存友之情老而彌篤如此奉先務盡誠敬日必晨謁間三四日省掃先壠不以老病自懈祭祀齋沐必謹具羞必親至年八十五始以筋力不逮告廟使子弟代奠獻治家有法嚴重寡言門庭肅然家室之間和而義

敎子弟以孝弟信讓撫諸姪視已出待族姻盡其親
睦御婢僕曲有恩義與人交表裏殫竭見其善推許
如不及有不善則告語切至使之自改或有死喪窮
阨爲之極力救護其接引後進諄諄以開明心術變
化氣質爲功也先生之學以六經四子爲本而沈淹
洛建之書尤用功於朱子書盖柳先生之所託付者
而先生終身服膺反復融會乃拈出其要語彙分類
輯各爲一冊曰聖學要訣曰晦菴書撮要曰中流一
壺曰讀書錄曰懼塞錄曰讀書法皆手寫成帙朝夕
潛玩受用於動靜語默而發之於事爲應酬之間和

靖門人所謂耳順心得如誦已言者先生殆近之矣先生旣不見用於世無以展布其所蘊然居官極愛民之道處鄉盡善俗之方愚伏先生之赴天官長也以朱夫子答留承相書勉之而惓惓於君子小人之分其旣行又貽書勸其勿循常格恢張公道縷縷數百言皆爲治之急務而切中當世之弊亦可以見其學問之全可以措諸事業而惜乎抱道林泉卒不能使斯民蒙其澤也先生不喜交遊與愚伏結以道義常往來講磨愚老嘗曰吾自少每做事恐有未當於理使月澗知之龍洲趙公絅訪先生退見愚老因今

行見一德人年高而色若孺子愚伏曰豈見吾叔戴耶先生平生不事營爲衣服居處專務儉約世間一切玩好泊然不入於心嗜學如穀粟裘褐年八十一作箴以自儆蓋追衛武九十儆戒之意也嘗曰王陽明以心爲理以致良知爲學羅整菴以理氣爲一物以人心爲已發道心爲未發穌齋盧先生尊信此言至於認欲爲性而曰欲者人之性退陶先生力言其非此乃洛建相傳之旨訣昭若日星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又嘗曰近世學者之病專事文詞以爲科擧之業而於己分上本原工夫全未有用心處伎倆愈精

而心術愈壞又嘗病士大夫嗜酒之失曰崇飲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古今亡國覆身恒由於斯士之稍有名字者縱酒號呶畔棄繩墨轉相慕效指爲達人追隨杯勺之間放浪禮法之外傷敗風敎未有甚於此其發明正學警厲頹俗類如此日必晨起莊誦朱子書數篇及詩常隸抑戒程子四勿箴呂滎公家訓有得則識之雖中夜取燭以書每夜與子弟講論古書畢則命飲酒歌詩曰宣暢湮鬱和平志意亦學者事也先生不喜著述其見於吟詠簡牘者冲澹典雅絕無世俗浮艷態善讀者得其遺集而玩繹焉亦可以

見先生之深於學也盖先生專以朱門門路爲準的而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及其德器渾成孚尹旁達則遠邇士子莫不欽慕矜式屹然任東南塵拂之望詎不偉哉先生没後六十三年士林躋享于玉成院祠先生内子淑人廣州安氏忠順衛守仁之女高麗佐命功臣廣陵君邦傑之后孝敬慈惠事舅姑處娣姒盡其道配君子無違德敎諸子以義方先先生一年卒葬與同原有三男一女男長一圭司畜署司畜次德圭氷庫別提次身圭生員女適生員金愳又餘男藍圭一圭三男基善早死在博在約二

女壻士人鄭檣李時晉庶子在信德圭五男基廣在
容文科騎省郎在寔武科縣監在完在憲生員一女
壻士人姜漢龍身歿四男在中武科縣監在崇在隆
在雄二女壻士人金順鳴金礪弼金懇有子命休鑑
圭有子在謹曾孫男十三人恒至慶至應至萬至時
至重至春至昌至長至榮至碩至亨至鼎至玄孫以
下多不盡載先生五世孫禧遠辱命於象靖曰先祖
事行具有本末而記德之狀迄未有屬筆敢以先祖
季子生員公所撰次家狀一通介以請願吾子之惠
之也象靖自惟晩生末學識膚語綿何敢摸擬盛德

以省納於僭妄之誅屢辭而其請益勤則又自惟旣未及供灑掃於當日得以蕪拙之辭托名卷末以慰平昔景行之思亦愚分之幸也且生貞公之狀出於過庭薰炙之餘言信而事核据爲按本而略加隱括亦無甚難者是以不敢終辭以俟立言君子之所采擇云爾謹狀

歲己亥冬十一月庚子韓山李象靖狀

月澗先生文集附錄

墓碣銘　　判中樞府事趙絅

不佞絅於崇禎壬申坐言事左除知禮縣與尙壤蒼石李先生亦畸于時家居不佞得暇日拜蒼石公且謁長公丈道機神觀可敬於接辭之前也雙眸炯炯頰權如丹渥仍抵愚伏鄭先生所仰而言曰不佞今遇一德人年高而色若孺子先生曰君見吾叔載耶叔載長吾肩隨而堅強不少衰讀書日孳孳粹盎面背者此也其後未十年哭鄭先生又哭蒼

石公余則為後世路備嘗險阻只唯未死耳時遇南中人士聞公巍然獨存吉祥止止猶夫昔顧蘧瓜者無許致身德公床下為恨壬寅冬公賢孫太學博士在容手其叔父昆季書屬不佞曰諸父為先祖不朽事宜謁蹶趨走稽顙執事門以請病未能焉敢以家狀一通授在容見不佞與為禮而後辭曰不佞少也猶不猶人況今年至矣其何以吐出一語形容德人深致在容氏猶執不改其容戚其語吶吶如不忍舍我去也不佞於是感其誠

至許以少安無踈今年冬始按狀公姓李諱坤字叔載號月澗其先興陽人興陽之李遠有代序在麗名卿學士相望有諱堰尹完山
光廟以御筆奬清白於公五代也公之高祖曰壽川爲栢府亞長亦以剛直稱其後三世諱毛年判官諱琢諱守仁宜達而窒至公兄弟挺生秀發人謂李氏復競矣九歲就塾師十六以容雲不雨賦魁書院課擢斯文文海歎賞不徒詞筆云萬曆庚辰西厓柳先生知尚州公兄弟執雉請教遂聞退陶之學之

緒自是竱精於朱子節要不啻芻豢之悅口
癸卯中蓮榜戊申南士請五賢從祀公為疏
頭得允俄用學行薦為洗馬督郵皆辭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耆碩登庸擢公授知禮縣
監其為政篤撫字拙催科雖由是得辠不顧
也再陳疏鑿鑿言民疾苦如畫 上皆優批
卒被有司沮之公乃歎曰吾志不行吾何為
於此即賦歸來邑民追思歌之公晚卜曉溪
上築室倘羊其間自樂幽趣持敬工夫至死
不休可謂樂道忘憂君子也戊子閏三月十

三日戊寅卒于正寢距其生嘉靖戊午至今
戊子享年九十一也是年仲夏某日葬于青
里向丁之原章甫來會者百餘人學宮賵賻
相銜公為人長身玉立老而不衰其為學本
之於孝悌忠信充之以洛建之旨最深朱文
與愚伏先生有麗澤之益然以聲聞為耻高
於人一等親在盡色養親沒如事生踰七望
八猶不廢上塚之禮友于蒼石公姜肱同被不
足道也壬辰之亂急難感神蒼石公倩工為
畵一時詞人皆詠其事蒼石公嘗言於不佞

曰吾兄蒲腔子都是至性惻怛云公與愚伏先
生爲莫逆交先生之言曰某之德厚令人心
醉及愚伏秉銓入京也有田路贈處之義不
及其他又抵書數千言以進賢退不肖爲關
鍵責以言不用則去有味乎其言之也嗚呼
此眞古人交道也夫壽爵金紫舉世艶慕而
公獨痛禁子孫不以上請啓手足也誦書不
錯有違於原始反終無幾微怛化色遺戒文
字發前人未發之意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者公何讓焉夫人廣州安氏婉嫕有操與

公白首相莊事舅姑孝而有禮教子孫慈而
有法必承公之為先公一年而逝丁亥六月
某日從公葬同塋異墓後用卜人言合窆中
年縣東楸洞山向坤原即丙申正月某日也公生
三男一女長一圭司畜次德圭氷庫別提次
身圭生員女金恩生員籃圭庚出基善在博
在約一圭出也基善早世鄭檔李時晉壻也
在信庚出基廣在容在定在完在憲德圭出
也基廣早世在容文科兵曹佐郎在定武科
縣監在憲生員壻姜漢龍在中在崇在隆在

雄身圭出也在中武科縣監金順鳴金礪弼
壻也金愳一男曰命休孫曾男女庶出并六
十餘人多不載崔山南子孫之盛何以及此

銘曰

懿戒詔後衛武公之流歟樂天知命陳太丘
之儔歟宜爾子孫之繩繩芳元方季方之趾
蹴而不休

玉成書院奉安文　縣監權斗寅

嗚呼猥細歸江羣氐仰嵩不有君子後學何
宗於惟先生質厚德隆志氣硬確宇量恢洪

早師匡老問學以克爰及賢序浸灌磨礱若
友軆行忠信提躬誠感急難義激跛聾根孝
旣立其用不窮宰于縣邑仁浹疲瘵輶試割
鷄旋槩宜鴻惺上探索小學訓蒙誘掖後進
啓發悾侗爲己誨人兩盡其功提撕此心如
日昇東年踰大耋不住用工懿戒警勗曠世
同風鄉閭黨德遠通企蹤秉彝攸好疇不欽
崇没兩可祭其不在公有幽斯洞有侐斯宮
祀以三賢並享蒼翁於焉躋奉衆議攸同壯
酒潔清衿佩肅雖洋洋如在宛覩德容庶幾

後亭鑑戒微衷

常享祝文　生員金楷

天賁醇正學問精博斯文是賴百世攸則

祭文　修善書堂儒生

嗚呼哀哉嘗見世之賢士大夫能以聲名節行而震耀於一時然而若究其至理之所在而以求至乎聖賢之域者蓋無幾矣嗚呼先生資質之美得乎天而全其稟好學不厭日惟孜孜至于九十之年而惟以箴警而自治先生八十五歲作自警箴敬以居之義以持之踐履以行

之涵養以成之其見諸行事之間者在邦在家造次動靜無不一以揆道而率由於誠明信乎先生之所就之大比之於古之哲士則尹處士和靖其人也嗚呼哀哉生等夙昔摳衣幾忝後塵獲奉餘規感慨增深臨風一慟永隔徽音嗚呼哀哉

又　　別檢鄭憲世

嗚呼哀哉公之德行鄉邦既已稱道而敬服則小子何必言之耶嗚呼公氣温質良而以西厓為師以愚伏為友以蒼石為寮有師如

西厓則其爲學得也正矣有友如愚伏則其爲輔仁也益矣有弟如蒼石則其爲和樂也宜矣嗚呼公居家而和處鄉而恭居官而謹處心行事少無愧於古人而志向高潔其於名利不爲苟求其於聲勢不爲苟附倘來軒冕之榮得之而不爲喜失之而不爲憂衣服飮食之御不爲華奢則其所尚者然矣待人接物也和易而不設畦畛則其所性者然矣嗚呼公晩年酷愛朱子書抄録要語心誦口誦而爲一生工程非但以是爲自警焉又以

是告語子姪輩警之又以是告語後進輩警之孜孜誦讀至死不輟又作戒子姪篇以勉之其為好學可謂至矣昔衛武公九十而作抑戒之詩則今日惟公其近於此矣嗚呼公年高德尊而位至再命夫婦偕老而子孫且盛壽福之備世罕其比生而有賀殁而無欠所謂生榮死哀者此也嗚呼公幼年受學于我祖父復齋公以是而公之視小子猶子弟小子之視公猶父兄契家分義之深豈以尋常比哉嗚呼先輩盡矣鄉里空矣嗟嗟後生

今日何依念音難追我心孔悲擧觴一慟永
訣終天嗚呼哀哉

又 門下叅奉金秋任

嗚呼公之德行豈易言哉今日後生之痛亦
曷其極秋任自少猥蒙不棄出入門下見公
之持身大異於今世之人知公之爲學發源
於朱子之書得之心而如誦已言行之篤而
不背其訓年逾九十一日不息操履也氷蘖
辭氣也清淳弛張有道寬猛隨事孝友著於
居家誠信發於接物雖古之君子無以加矣

一心敬服高山仰止徃在庚辰春以自撰聖學要訣許我奉借盖欲其泝其根導其流也其意豈偶然哉顧我無狀心荒才劣不能受訓戒之方終爲小人之歸孤負嘉惠俯仰愧怍矣近者數年來身又困於疾病阻拜門屛亦已久矣惟有所望者公年齡望百氣體康寧將此爲恃期以秋凉病蘇徃拜更承諄諄之教誨耳豈料未遂此懷而遽値文席之永阻也痛矣痛矣尤可恨者病伏孤村承訃最晩不能及歛殯之日今臨即遠之期始來哭

無涯之痛而大病之餘神精昏散殆盡又不能措一辭而形容德儀之萬一由前由後有不能者三是豈一生景仰慕用之情哉一聲長痛天地茫茫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痛哉

又　門下生柳千之

嗚呼哀哉癸酉之歲小子猗幸得忝東床於蒼石先生之門於其行也家親醮命畢進而敎之曰月澗大丈蒼石函丈俱是高年碩德斯文宗匠先子之愛重而吾所師事者也汝

以年幼托屬門壼凡有教誡不敢不承汝須日夜戒懼慎無得罪於二老也小子既聞嚴命又拜先生則風骨肅爽精神明朗良金美玉絶無瑕玷氷壺秋月炯出天然漠漠高山雖不敢仰止而洒洒清風實所心服嗚呼先生從遊我王父之門既専且久傾嚮之誠去而愈篤至其徃復之際贈遺之辭無一失墜勤致意焉每見小子誦而告之問及王润之存否歎其後昆之孤弱不忘之意溢於言表所以眷顧小子者又出尋常萬萬閔早孤失

學則命以勉業憂居羸多疾則教以藥餌前年晉拜之日召而使前執手而言曰肌膚頗實爲可喜也撫恤之勤至誨諭之丁寧有非小子所可承當者自惟無狀不能奉以周旋而一心感篆豈有涯哉古人所謂愛同極之恩者小子之謂也而負病相尋世故多端其在平日未供洒掃之役及至寢疾賤病違處不得親侍湯藥而終聞易簀之音亦未即奔走匍匐遲遲一哭尚在一月之後感念平昔悲愧交并不容于中嗚呼先生高明之學造

詣之深則非愚騃小子所能測度而臆說之者而姑即其可見之實則雖在燕閑之時年深氣德之日衣冠必正終日端坐惰慢之容不設於身鄙倍之言不形於口教子姪慈而義御家衆嚴而惠處宗族必敦睦待賓友一以和親疎貴賤咸得其宜賢者樂其道不賢者畏其義觀此亦可槩見其所存矣本深而末茂澤厚而流光非篤實君子其孰能之嗚呼德足以鎭浮躁識足以貫玄微才足以見於世而位終一命絃歌一邑而止道之窮耶

時之不幸耶天意之謬人事之乖若此者何耶佳城告卜即遠有期萬事盡矣無復所依歸矣伏哭筵前有淚如瀉不已者存庶賜鑑臨嗚呼哀哉

又　　　　　門下生鄭道應

噫吾祖生平惟先生爲知己心跡無貳先生乃以兄弟之誼誄吾祖末二紀而先生又棄世焉小子顓蒙將安倣而周旋乎雖先生德之崇福之隆誠無所愧且憾者而惟其清修之操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孳孳好學之

忘不可得而復見則吾安得不為之長慟也耶情不自已眞告玆言匪特靈知天實鑒臨嗚呼哀哉

又

從子大圭

嗚呼痛哉惟我伯父温如良玉皎若氷壺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足以儀表鄕邦輝照一世莫不心醉而景慕則今與易簀實是斯文之所共慼而小子之痛纏心肺攀呼莫及者乃出於私也嗚呼痛哉惟我伯父至行懿德曾悉於先子之所記而當時名卿鉅公大

手筆彪炳煥爀百世之下亦有聞風而興起者矣奚容小子之一喙嗚呼痛哉丘園卅載高蹈居貞一堂雙老俱享期頤貽謀所及後嗣其昌求之今古如我伯父有幾人哉嗚呼痛哉日月不居即遠有期儀刑永隔莫由承顔一觴薦虔萬古長辭嗚呼痛哉

又　從子元圭

嗚呼痛哉前年正月小子自京師而回謁于永錫之常棣堂春秋九十一矣德宇充粹神采清朗使人望之而肅然可敬即之而溫然

可親心欣焉旨語曰是豈非天之將福我一家而畀碩人以萬壽康寧也耶孰知夫不數月而偶感一疾棄我諸孫之若遺而漠然無顧念耶其將乘化而順歸雖天亦莫能容力於其間耶將厭世之溷濁而不欲其久於世耶將一家之無祿而失其所依歸也耶嗚呼痛哉天下之達尊三得於己之謂德得於天之謂壽得於人之謂爵得於天得於人者未必皆得之已者而惟得之已然後必得其壽而人爵亦從之此理之常而亦或有時而不

能全焉則此命物者之不可知而君子以為憾雖然苟得之已者有餘則其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又何以愠焉嗚呼痛哉我伯父先生德修而専學徹而實秉敬之功無愧於屋漏孝友之誠可質乎神明充然有得於心而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推之而刑于家信乎朋友達乎朝廷年彌高而道彌卲識與不識莫不曰古之尹和靖先生即其人也然則詩所謂遐不眉壽者固已不誣矣是宜出而為世之碩輔功加於時澤及于民而奈何位止

於六品道屈於百里而卷而懷之安貧樂道不知老之將至者是果不能於人耶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然則以伯父之德縱不能大行於時而嘉言卓行旣皆為法於子孫儀表於鄉邦而將以矜式於後世則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然後謂之祿爵哉然則雖謂之身兼三達尊亦不為過矣嗚呼痛哉自先公之歿伯父常撫孫菶而詔之曰惟爾父棄我而先惟爾子若孫若不克紹乃父志無以克家矣未嘗不以敬其身而

成其親丁寧反覆之有過則憂之若已病焉
有善則喜之若已出焉出則提耳以命之入
則執手以語之疾痛則悶悶焉若不能堪其
顧我復我撫我勤我之意不啻若天地覆育
之恩而小子元圭尤極不肖游走四方鹵莽
滅裂將無以有辭於地下而報塞至意之萬
一焉嗚呼痛哉歲乙亥小子荐奄失所怙無
望生全而是時我先妣夫人在焉伯父先生
在焉世毋夫人在焉諸孫之猶有所恃一家
之猶有所仰門闌之樂未替也自丁亥以來

天降禍于我家先一年而哭世母夫人翌年
三月又哭伯父先生十月我先妣夫人又棄
我諸孫矣諸兒之將何所恃一家之將何所
仰門闌之樂不復矣然則伯父母我父母之棄
諸孫而安諸彼者果能如平日之皷皷洩洩
而其樂之無累於在世耶不然兩家諸兒子
子然靡有所依而無以為生父兮母兮胡寧
忍此而棄其所樂耶嗚呼痛哉惟我小子貪
戀升斗之祿不能一日于側而始喪在殯而
忍離廬次旣葬踰月而不知時日迺迫旅推遷

七月而返則失之矣几杖之不復侍矣謦欬之不復聞矣日月不居已及于練一聲痛哭永訣終天尚有以平日慈念小子之心而克賜貽臨也耶嗚呼痛哉

挽詞　領府事李景奭

昔從令季游館聞丈人賢丈人救急難實在壬辰年季病賊刃逼丈人仰號天彎弓罵向賊鷩走不敢前丈人負令季言陟山之巔一身初不惜二人終俱全令季圖其蹟請於諸公篇豈惟諸公頌此事達 御筵 聖上爲

之感官序仍超遷百里非我好一室喜靜便
杜門二十載古訓窮尋研平生紫陽書如誦
已言然偕老亦云奇去年賢閤先百齡少九
歲真是人間仙屬纊繞隔日精爽曾靡愆倏
然若蟬蛻高謝區中緣雙釰會黃泉三子傳
青氈孫枝一何盛蒲庭羅曾玄携持令名歸
萬事都棄捐區區薤露曲哀思空纏綿

又　右叅賛趙絅

寧縣曾游有道邦膏車仍拜鹿門龐長身標
格班三老爲學淵源沛九江嗜靜自然登壽

域迸空猶不喜人望伏生口誦今誰授無復
鷄窓對夜釭
脊令原上急難人商洛山中自在身冠冕到
頭心落落詩書有味口津津閭閻揖讓皆薰
德子姪才良各篤倫九十一年無悔吝遽遘
大憂即歸真

又 判書李濵

沉潛林下讀書人兄弟交修德有隣垂死忽
聞先我訃哀詞欲寫淚沾巾

又 判決事黃床

五福故罕全百歲誰能持多男不用祝偕老何太奇斯人豈徒爾至行標當時昔覽急難篇淚下仍偯披友愛爭舍命義重見臨危每拜蒼石老如挹先生姿一命非祿仕睨岀侶口碑生平蔵脩室歌哭在於斯所貴盡人倫不必銘昺㚖洎𦆅守吾玄聊以警俗兒古老已云没古道日以隳孰繼高士傳我吟堂棣詩

又　延川君李景嚴

曾見天倫急難圖李侯兄弟孔怡愉鴒原棠

隸歌宜爾顛沛飢寒樂友于昇縣分憂因學
行杜門知命著工夫年逾九袠聊乘化素履
丘園失範模

又　豊山後學金應祖

文明從古世稱商伯仲聲名擅嶺鄉愛府誠
深無白刃療民術秘有青囊柬華音幸光儀
接南紀今傷大耋亡莫道王公終不做三槐
他日擬銘堂

又　前參奉李煥

十把身心著力專晩將詩禮與兒傳名高北

斗空餘子壽應南星近百年準擬升堂重有
日終成隔世豈非天傷心大老今誰在更爲
斯文一泫然

又　郡守曹希仁

清修耿介有儒風愚老情朋最許公姜被一
堂湛至樂朱書暮境著深工養真功就身心
靜秉化歸全九十終生順死安何所憾一章
聊慰夜臺中

夙將沙礫挹葱珩公亦忘年待至誠襄謝以
來稀拜候死生之別隔幽明前春邂逅承溫

款曩昔從容語舊情忠誨祗今猶在耳丁寧敬字作心銘前春拜公於酉川公執余手而誦朱書節節稱賞仍拈出論敬縠款以勉故及之

又　　　　　　　參判韓興一

昔見憙難圖知君敦友于學從誠正入志在茂清須立竹曾玄滿調琴七十俱區區激昂意臨挽未能輸

又　　　　　　　參奉趙又新

不佞忝守　禧陵前月十五日夜就寢夢在吾鄉黌舍中庭忽見十圍喬木特立於

明倫堂之南俄頃自仆壓於明倫堂堂隨
而仆蘧然而覺乃夢也由是常不寐而心
竊憂之越二日入城因人聞訃始知前日
夢乃為吾文丈不淑告也噫先生以碩德
耆耇為吾鄉師表者不啻如十圍喬木而
樑摧之讖先著之夢豈是尋常底所感而
然哉因以記異為序云
孝慈恭友傳家訓一被雙珠世所稀子夏文
章餘力富南宮言行着功肥德星堂裏人長
逝上洛鄉中士失依喬木其摧先入夢旅遊

哀淚為誰揮

又　　縣監柳元之

聖路方榛塞師門尚典刑沉深留靜業契濶
抱遺經一代龐公隱千秋郭子銘佇看餘慶
大鸞鵠滿堦庭

又　　生員鄭維藩

嗚呼先生又不留耶斯文誰護而世道誰
扶耶前躅誰繼而後學誰依耶江左已空
而江右且空天之不慭嶺之運窮矣芝蘭
之質其臭九畹立雪河上户屨盈滿皐鶴

一聲棘鸞三年績雖可匹位德天淵初年
琴瑟老益調絃羣龍舞綵雙鶴怡然汾陽
是似更幾人同今日之哭先生者所謂其
慟也中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隅儀刑
羨慕何量碧桃紅杏儲一時之芬芳白月
寒澗寓百代之名號緘詞一哭清風萬古

其詞云

商顏大耋喜夫子詩禮家聲世莫倫意雖有
圖充翁好格神無射孝誠純浮榮豈似真榮
樂屢屋非如白屋貧　聖代未遑庖廩繼失

今家食舊朝臣

學行當時儒者師斯文此道賴扶持言游既有絃歌治原憲終無貧賤移靈境自着遲日月靜中長對有書詩臨風一慟無窮意摠為邦家不但私

又　監察黃德柔

林下藏修學力堅年逾耈造德彌全雖畀人爵尊天爵豈曰壺仙即地仙家世商顏同綺皓兒孫滿眼亦曾玄平生孝友忌難意留入龍眠畫裏傳

又　直講盧峻命

南紀前宵壽極沉商顏黌舍泣青衿承宣黑綬明時擢急難新圖後代欽攀栢忍闌連斬服友琴還見近從心典刑自此終天隔題挽今朝雪滿簪

又　別檢鄭憲世

月澗我先生温温義如玉執經于西厓輔仁有愚伏御家以禮法居官以清白處心與行事一生終無怍人說急難圖家傳懼塞録期而後昆裕人間備壽福生榮死哀者如公其

有孰但有後生痛前輩皆論後嗟嗟余小子
自今靡所托題詞長痛哭誰知我心慽

又　門下叅奉金秋任

匡翁門下受鑪錘愚老相從麗澤資學究朱
書最得力年逾伏子未曾衰人稱南國無雙
士我信儒林有道師天不憖遺長痛哭何嫌
今世莫知悲

又　生員黃緬

百歲達尊今九原晦菴書義向誰聞當時急
難山空仰舊日臨民澤尚存久識二難爲二

老況者爹子又多孫後人欲識風標否愚伏
先生先序云
公平生喜讀朱子書自少至老講之不懈
雖年齡彌高氣力已衰之後而誦聲洋洋
不輟可見敦好之出於誠也公之壬辰誌
難之事有圖存焉人孰不欽而居在此山
之下者景仰尤切哉及之
又　　　　　　　　　　　趙光靈
鶴貌鮐文地上仙士林咸仰嶺中賢麈衙黽
勉初非頹儒者功程老益專教裕後昆知有

慶月明前澗信無邊南天一夜星收彩泣血
哀號大小連

又　　　　　　　　　昇平朴羾儞

淂御龍門自出時淸脩雅度卽吾師氷壺瀉
玉承高論霜刃當硎騁快辯瞻仰幾憐違顧
眄優游常慕混希夷仙歸商嶺遺三皓憂入
虞庭乏一夔九十一年籌筭海子孫三世袵
成帷珪璋衍宇癈儀盛几杖盈牀象設移一
曲佳城同穴願九泉仙翣隔年悲先先生卒

夫人壽亦冠東方婦德碑

又　　　　　　　門下生鄭道應

梅花標格鶴儀形卓行休風聳物聽學接西厓夫子統精鍾南極老人星當年峽邑恩留犢此日鄉閭痛失型泉裏更修兄弟義爲言孫露抱遺經公於吾祖稱以異姓兄弟而視小子亦如子姪故云

又　　　　　　　門下生柳千之

操履平生孰似公向來心上有真功家肥孝友身常恭學透天人道自崇南極忽今収舊彩西河終古誦遺風鯫生豈是雷同哭今義曾從累世隆

又　　　　監役全克恬

少微南極共韜光不恠諸儒慟在膓吾道每傷耆德逝士林重悼老成亡孰為諸俗中流柱竟折頹波半世檣天分本高當世表月評元重曩時望着跟實地皆儒術知足窮途是士常久視固知仁必壽善謳能使化猶長邇來末學斯依仰大槩前脩可頡頏歸謝折腰陶靖節問安垂領郭汾陽顧惟先子知夫子契篤元方與季方所以兩家如一户況玆三世更同鄉叨陪鳩杖偏承眄喜托龍門久襲

芳人事轉頭悲永訣與刑森目耿難忘梁山
風雨前年泣仁里烟霞此日傷誰遣後生令
紀實執毫嗚咽僅成章

又　門生生員金秋吉

商山自古稱鄒魯益驗先生伯仲俱立雪庭
門學有緒聯襟愚老德非孤工夫刻厲朱書
錄友愛輝煌急難圖南極彩収斯道晦瘖深
安放齋吾徒

又　族姪康用良

玉質金精海鶴如胸襟洒落體常舒愚翁為

友參爲房河曲有師朱有書麗澤尚能資所
學高才何況禀於初家傳請白無餘慶高大
門閭空不虛

月澗先生文集附錄終

謹侍日錄 附

是錄先生第三子酉溪公之所撰也先生晩年燕居講道於酉溪公之棣華堂故公過庭之暇記先生日間敎詔之語名曰謹侍日錄二

一日入夜侍側 敎曰就朱子書中最切於身心者抄錄爲一冊常冝熟讀而深思也余雖年老精力衰耗而猶且講誦不輟汝輩何可玩愒度日拋却盛年光景而終無所成也仍誦其書曰躁妄之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

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何躁妄之有哉○又誦曰持敬不過整衣冠齊容

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
求其理之所在而已○又誦曰道之體用盈於天地
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
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
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
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
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又曰此理之
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
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天心而非人
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

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又誦眞西山語曰天地之運化曰陰與陽而已陽主生故凡孝友溫良慈恕順睦者皆陽之屬也陰主殺故凡殘暴狠愎險𡾟削刻者皆陰之屬也惟吉與凶亦然吉者陽也故爲善者常吉凶者陰也故爲惡者常凶積陽多則其漸可至於聖賢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可不懼哉仍教之曰此乃格語宜念之○又曰昔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

膺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
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云此學者之所當勉也○又
敎曰昔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
短夫人屛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
士之常忽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産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
可以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云婦人
之敎子如是之嚴而其子之遵奉慈訓如是之篤誠
可法也汝等宜念之
○一日夜侍側語及別試定日乃　敎曰科第外事

非我所願也凡人一生用力於科舉文字費了許多時月抛却聖賢言語余甚惜之況汝多病雖幸而得之亦難於遠遊惟望凈掃一室猛着提撕加工於義理之學此足以扶持門戶而儒者事業不外是矣

○一日侍側引西厓先生語　教之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知者心之知也物者物之理也朱子釋之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是以其知有未盡也斯固合内外之道也王陽明倡爲吾心卽理也之説力主良知之學專以致良知爲學反詆朱子之論以爲支離外馳此正釋氏之

說也云云此說爲學者不可不知也○夜侍側誦朱書語敎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又敎曰待人接物之際必以溫厚和平爲務仍手書朱書語以賜云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願更於日用動靜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亦

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
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

○一日侍側 敎曰敎子之道必盡其方然後有所
成就汝叔父嘗言之詳矣可取而爲模範也昔劉安
城有言曰養子弟如養芝蘭旣積學以培殖之又積
善以滋潤之此言甚有味

○一日侍側 敎曰居家處鄕無爲刻核事失已情
人爲害不貲

○一日侍側 敎曰高科美爵於我如浮雲惟願子
孫修身養病以扶持門戶耳

○一日夜侍側偶言及一人犯分失儀欲於學宮削名則　敎曰朱夫子與人書云所議可善處之無至過甚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先賢大公順應之要法也又曰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明道先生記彭中丞語吾不爲他學自幼卽學平心以待物耳此數語切宜體會所失在彼於我何關

○一日侍側偶言及人之長短乃　敎曰昔劉安節元承與人遊常引其所長隱覆其不及此可爲法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宜念之不

忘

○一日侍側　敎曰凡人不能判斷於義利之分則百事皆卑無足觀也仍誦朱書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説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尚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一日侍側　敎曰凡人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横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程子曰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動竹

又曰聖人責己感也處者多責人應也處者少是皆格言宜佩服不忘

○一日侍側 教曰昔呂原明晩居宿州眞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絶粮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托州縣其在和州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觧繹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此足爲後世法也

○一日侍側 教曰雖有家務之撓而可以隨處讀

書不爲歲月所欺也仍手書朱書語一教之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一趣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少功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殖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又曰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

省勿令昏惰耳此紙貼之壁間常宜曉會

○一日侍側誦朱書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云凡人於言辭之間足以見其人之所存可不慎哉勉之勉之

○一日夜侍側　教曰汝等事汝叔父一如事我叔姪之親與父子無異矣君羣從兄弟亦宜篤盡恩意如親兄弟孝悌是百行之源汝等其勉之

○一日侍側　教曰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行不過則百姓不命而

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凡人善則稱其親不善亦言其親可不懼哉一言一動不可忘其親忘其親非孝矣

○一日入夜侍側　敎曰汝叔父愛我至誠至老不衰往在壬癸兵戈飢饉生靈糜爛殆無孑遺而吾家無一日之飢得百口之全是實汝叔父之力也其平居事無大小未嘗有一毫物我撫諸姪一一如已出制行之嘉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惟汝子孫作爲家之法世世勿替

○一日侍側書一紙以　敎曰州家政事得失絶口

不談或有來言亦勿酬答此是居鄉第一義也妄談人之過惡乃取禍之道也況民主之分至嚴尤當謹畏也前賢所謂如聞父母之名政謂此也

○一日侍側 教曰昔劉白水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應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此眞有道者氣像

○一日侍側 教曰左目內障右亦漸昏此老人常事無足爲怪而但有妨於讀書是可憂也仍誦宋書語曰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隳深以爲歎然閑靜從容卻覺意味亦深長也

○一日侍側手書朱子語于八紙以 教曰此甚切於日用附于屛面寘諸坐隅日夕觀省念念不忘也下又有一紙跋語也

○一日夜侍側 教曰汝叔父平生樂善好義其居家也嚴於律己厚於待人至於辭受之際直以義利判斷其立 朝也歷事三朝寅畯一節忠言讜論特立孤鯁其爲學也本末該備功夫刻苦今世之以儒持名而爲士類推重者孰有如吾弟者乎只是不求人知故人之知之者少

○一日侍側 教曰汝等所處房舍必須安靜日與

書丹相對切不可悠泛度日也未論着得義理如何且是収得此心有歸着處不至走作

○一日侍側 誦朱書曰今日無事可爲只有収拾後生磨礱成就是着得力處而此間朋友鼓作不起可慮仍 教曰近者明舊零落殆盡無與講論所疑深可憂歎

○一日夜侍側偶語及一人無故入洛乃 教曰古語云丈夫五十年猶未識行藏是近之矣仍誦朱書曰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朝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

善道難矣又 敎曰人於晩節尤當勉勵

○一日夜侍側 誦朱書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處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亘放不下卽修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耳仍 敎曰必須如此然後不爲外物所動

○一日侍側語及一人之事仍誦朱書 敎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云云在我可言則言不可則

不言而已人言何足恤也

○一日侍側男等曰近來鄉中論議携貳乃　敎曰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爲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爲前却也此乃朱夫子語也念之念之

○一日侍側語及一人之事乃　敎曰嘵嘵相訛以客氣爭勝負是不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又曰虛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懽侍日錄終

月澗先生年譜卷之二 終

歲

英廟辛卯 先祖月澗先生祧廟重建之役告洛族
大父 增父暨族兄 堯佐 諗于宗曰吾 先祖文集
玄孫知海南公始刊于縣而行于世者已六十年
餘獨記行之狀尚未屬槀筆編年之譜迄未有成
帙在篋而蠹此實先世未遑之事及今不爲之圖
其所以繡梓吾恐 先祖德業言行之無以傳永
久不其自歸於不知不明不傳不仁之科乎於是
命余 堯福 幹其事 堯福 辭不獲乃作而拜遂謹就
先祖四十年曆書劄記及諸先輩信筆實錄攷

據採摭歷時月始成編遂獻于宗實甲午歲也僉曰噫此可以壽未幾大父公歿族兄公惟大事之不及蔵是懼請三從叔 禧遠 齋幣與狀譜仰托於李大山先生之門旣奉還翌年族兄公又歿事遂寢又三十年于玆向之同議始事之人落落如晨星今又待後安知後之又不如今耶肆於今
上壬戌春勇意鋟板僅月而竣庶幾吾 先祖幽光潛德復闡於六七世二百年之後是誠吾門之大幸而亦斯文之幸也玆記顚末敢附卷尾四月下澣六代孫 堯福 謹識